

# 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图》卷初步研究(上)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croll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s Sixtieth Birthday Celebrations* (I)

林姝

Lin Shu

##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卷，描绘了乾隆十六年时皇太后六旬大庆前夕，皇太后在乾隆皇帝的侍卫下由畅春园返回紫禁城时，沿途几十里迎驾的景象。本文在对画卷释读的基础上，论证了图中皇家仪仗的区别，特别是皇帝卤簿的等级，进而探讨庆典的历史背景、经费物料与画卷的绘画进程。指出皇太后六旬庆典在乾隆皇帝的亲自指挥下，规格最高，盛况空前，而该画卷不仅是皇太后三次万寿大庆绘图中最为详尽者，而且与康熙、乾隆万寿图卷相比，又是仅存的原本。是后人研究乾隆朝历史，尤其是宫廷礼制的重要图像资料，其中超逸于制度之外，却没有见诸文字记载的画面，更加彰显出图文互补的重要历史价值。

## 关键词：

万寿庆典 点景 卤簿 仪驾 金辇 经费物料

## ABSTRACT:

The Birthday Celebration painting scroll for the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 in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portrays the scene of her being greeted along the road of several dozen li on her way back from the Garden of Everlasting Spring (*Changchun yuan*) to the Forbidden City, guard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r. 1736-1795).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erial paraphernalia depicted in the painting, especially those used by the emperor. On this basi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expenditures, logistics, and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paintings are explored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at, under the personal supervisio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celebration enjoyed the highest and unprecedented prestige. The scroll is not only the most painstakingly thorough one among the Empress Dowager's three birthday celebration paintings, but also the only surviving origina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croll depicting the occasions for the Kangxi (r. 1662-1722)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s. The scene depicted that went beyond ritual and institutional stipulations and never written down manifest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of comparing the visual and textual records.

## KEYWORDS:

Qing dynasty, empress dowager, celebration, painting, expenditure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图》四大卷，每卷纵约65厘米不等，横长总计11083.5厘米，堪称巨制。图绘皇太后六旬大庆的前夕，于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752年1月6日），在乾隆皇帝的侍卫下由畅春园返回紫禁城时，卤簿前导，沿途街道搭建亭台，张灯结彩，官民妇孺夹道迎驾，盛况空前的景象。几天后的二十五日（1752年1月11日），为皇太后的六旬万寿节，进宫的场景，是六旬万寿庆典中影响至大、最为辉煌的篇章。

画卷由宫廷如意馆画人与苏州画人奉旨绘成，既是对这次庆典的记录，又是皇太后七旬寿礼中的重器，是研究崇庆皇太后与乾隆年间历史背景与社会活动的珍贵图像资料。此图卷从未全部公开出版，仅仅选取局部画面发表，学术研究亦寥寥无几<sup>1</sup>。

本文不揣浅陋，旨在抛砖引玉，首先对图卷作一浅显的释读，同时论证图中皇帝仪仗，特别是皇帝卤簿的等级，进而探讨庆典的历史背景、经费物料与画卷的绘画进程。指出皇太后六旬庆典在乾隆皇帝的亲自指挥下，规格最高，盛况空前，而画卷是后人研究乾隆朝礼制与历史的重要图像资料，有着文字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价值。

## 一 画卷内容简介

绘图以皇太后自畅春园回宫所经路线的先后次第而作，将一路上连续的景象分为四部分，绘成四卷。行宫清漪园至万寿寺西为第一卷，万寿寺到西直门外高粱桥为第二卷，西直门到西安门外为第三卷，西安门内至紫禁城内寿安宫为第四卷。乾隆皇帝分别定名为“嵩呼介景”、“川至迎长”、“康衢骈庆”、“兰殿延禧”，命名典雅而切题。

### （一）第一卷“嵩呼介景”

引首御题“嵩呼介景”，钤“奉三无私”“执中含和”“乾隆御笔”三印。画卷纵65.1厘米，横2517.8厘米，图写清漪园内及长河北段渐东，至万寿寺西侧的景象。“嵩呼”典出《汉书·武帝纪》，汉武帝登临嵩山时，随从们三次听到了山谷中回响着的“万岁”呼声。“介景”典出《诗经·大雅·生民之什》以介景福，介，求也；景，大也。乾隆皇帝为庆贺母亲六旬大寿，特将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并在万寿山之阳新建大报恩延寿寺为母祝寿。“嵩呼介景”，意为万寿无疆，即引经据典，又具现实意义。

#### 1. 清漪园内

画卷从清漪园东宫门外开始，依次绘石桥、“涵虚”牌楼、月牙河、影壁、值房、清漪园大宫门、内值房、二宫门、勤政殿<sup>2</sup>及东西配殿。勤政殿北侧的怡春堂<sup>3</sup>，殿后的玉澜堂、西北的宜芸馆；玉澜堂以南，建在东

<sup>1</sup> 参见刘璐：《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初探——内容与时间考释，《故宫学刊》2014年第2期；刘璐：《骈庆：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第三卷卷名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6期。

<sup>2</sup> 光绪十二年（1886）在勤政殿基址上重建，改名仁寿殿。以下所述重建或改建时间参见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颐和园志》（简称《颐和园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

<sup>3</sup> 光绪十六年（1890）在怡春堂基址上改建德和园，二十一年（1895）工竣。

堤北端的文昌阁<sup>1</sup>以及文昌阁西侧的知春亭。随后的画面沿昆明湖北岸自东向西逐一展现,临湖的水木自亲、其后的乐寿堂、院内的青芝岫;乐寿堂西侧的方池、乐安和<sup>2</sup>、西花园中扇形的扬仁风;相邻的养云轩、山坡上的餐秀亭<sup>3</sup>,以及东起乐安和的长廊;与大报恩延寿寺<sup>4</sup>相接的东段长廊上的留佳亭、寄澜亭,二亭之间延展到湖畔的对鸥舫;万寿山前山的意迟云在、对鸥舫后的无尽意轩、再西的写秋轩、圆朗斋、瞰碧台,远处的千峰彩翠城关、重翠亭<sup>5</sup>等。

最令人瞩目的是万寿山前山的中央建筑群,这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六旬大寿而特建的大型梵宫“大报恩延寿寺”。由红墙围绕,沿山坡逐层起造台地,由南向北,自下而上,分中、东、西三路。中路中轴线依次建造了临湖广场、山门、大雄宝殿、多宝殿等多重建筑,气势磅礴。沿湖的长廊在寺前内敛后缩,凸显了大报恩延寿寺的至尊地位。寺前宽阔的广场上,南面、东面、西面均为四柱七楼牌楼。坐北朝南的正门面阔五间,亦称为天王殿<sup>6</sup>。山门之内的庭院分为二重,第一重院落内东为钟楼,西为鼓楼;二重院落内,依次为牌楼、跨池石桥、大雄宝殿<sup>7</sup>、多宝殿<sup>8</sup>。大雄宝殿坐落在院内中央的丹陛上,面阔五间,重檐歇山式,黄琉璃瓦绿剪边,内供铜胎三世佛等。东西配殿各三间。大雄宝殿之后是多宝殿,建筑等级最高,不仅建造在倚山砌成的高台上,而且是满铺黄琉璃瓦的重檐庑殿顶。从大雄宝殿的东西配殿开始沿山势逐渐抬高的爬山廊托举出雄伟的多宝殿,而爬山廊又像多宝殿的飞翼,将整个大报恩延寿寺的中路围拢。在这个等级最高的殿堂内供奉着铜胎旃檀古佛<sup>9</sup>。东路依次是东山门、慈福楼<sup>10</sup>、后罩殿,再后为多宝殿之东侧殿。山顶的高台上是转轮藏,居中为万寿山昆明湖碑。西路依次为西山门、呈“田”字式的五百罗汉堂<sup>11</sup>,多宝殿之西侧绿琉璃瓦黄剪边的重檐歇山殿、四柱三楼的牌坊楼。与转轮藏相对的高台上是五方阁、东西配殿与宝云阁。这组建筑是第一卷的重中之重(图1)。

大报恩延寿寺的西侧长廊上有秋水亭、清遥亭,二亭之间延展到湖畔的为鱼藻轩,长廊西端的为石丈亭(可见院内的丈人石),北侧的为寄澜堂。万寿山前山毗邻大报恩延寿寺西侧的为邵窝<sup>12</sup>、绿畦亭、云松巢;鱼藻轩之后为山色湖光共一楼、听鹂馆;听鹂馆北为澄辉阁。石丈亭西侧为石舫<sup>13</sup>,以及跨越万字河的荇桥。桥北为延清赏、旷观斋、水周堂;桥西为供奉火神、山神、地神、谷神、花神的五圣祠,以及西所买卖街等。

1 光绪十七年(1891)在文昌阁基址上重建,仍为文昌阁,但建筑样式从图中的三层楼阁改为二层。

2 方池、乐安和现已无存。

3 图中为底层带回廊的三层楼阁,光绪十七年(1891)在基址上改建成一层平面呈舒卷式,更名福荫轩。

4 现已无存。

5 图中所绘重翠亭面阔三间,中间为二层楼阁,左右各一层。光绪十九年(1893)改建为八柱三楹敞轩。

6 光绪十二年(1886),在天王殿基址上改建排云门。

7 光绪年间在大雄宝殿基址上改建为排云殿。

8 光绪年间在多宝殿基址上改建为德辉殿。

9 嘉庆十二年《大报恩延寿寺等处佛像供器清册》,详见《清宫颐和园档案》第二册,第944~947页。另外,“多宝殿旃檀佛每月朔望日上高香三炷……”。《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清漪园》,详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308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8页。并为旃檀佛特制斗篷、袈裟。“袈裟准用红黄片金成做,其斗篷准用黄粧缎成做。”《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册,第362页,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皮裁作。

10 光绪十七年(1891)在基址上改建为介寿堂,二十年工竣。

11 光绪十七年(1891)在基址上改建为清华轩。

12 光绪年间改为邵窝殿。

13 图中可见石舫船体以青白石雕砌,上部为中国传统的木结构,为四面回廊的二层中式舱楼。被英法联军烧毁后,改建为清晏舫。



图1 清漪园中的大报恩延寿寺

西堤上有桑苎桥<sup>1</sup>、玉带桥、镜桥、练桥、景明楼<sup>2</sup>、界湖桥<sup>3</sup>。还有位于桑苎桥、玉带桥西，隔水相望的水村居、织染局、耕织图<sup>4</sup>。景明楼西小西湖岛上的春风啜茗台、藻鉴堂<sup>5</sup>。东堤南部有廓如亭，与南湖岛相连的十七孔桥。而南湖岛上东部的建筑是广润祠、云香阁；北部与佛香阁遥遥相对的是望蟾阁<sup>6</sup>；西部的是鉴远堂、澹会轩、月波楼。昆明湖最南端为四面临水、仿无锡皇甫的凤凰墩，墩上有会波楼<sup>7</sup>（因楼顶安装作为风标的铜镀金凤凰，又名凤凰楼）等成组建筑。

清漪园内，昆明湖两岸、冰冻的湖面上与东堤上有一些行走、骑马的人们，纷纷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前行，仿佛在追赶着队伍。

清漪园<sup>8</sup>即颐和园的前身，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竣工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其建筑规模，比颐和园略大，主要以寺庙建筑为主，宫廷和游憩建筑其次。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烧毁清漪园，光绪十二年（1886），为慈禧太后重建，大部分建筑利用了清漪园始建时的建筑基础，进行了重建、改建与新建，更名颐和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颐和园，园内建筑遭受严重破坏，光绪二十八年再次修复，即为今日建筑规模。因而图中所绘园内建筑与颐和园现存园景并不能一一对应，即使是重建的建筑，命名依旧，但建筑形式已发生了改变。此卷绘画是研究清漪园早期历史的重要图像资料。

## 2. 清漪园外长河至万寿寺

过了两柱三楼牌楼不远便出了清漪园，进入了昆明湖与长河的交汇处。画面所绘自北向南并沿河渐东，

1 光绪十二年（1886）重建，改名鹮风桥。

2 现存景明楼为1992年复建。

3 光绪十二年（1886），改名柳桥。

4 水村居、织染局已无存，耕织图景区于2003年复建了延赏斋、澄鲜堂等建筑。

5 春风啜茗台、藻鉴堂均无存。

6 望蟾阁在嘉庆年间即因基础问题改为一层建筑，命名为涵虚堂。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烧毁，于光绪十四年（1888）重建，仍名涵虚堂。

7 图中楼顶上测量风向与风力的铜凤凰还没有安装。凤凰墩上的建筑在道光年间因无力修缮而被拆除。

8 乾隆十六年四月，万寿山新建行宫奉旨命名清漪园。详见《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308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页。



图2 圣化寺附近的献宝人

逐一展开，由河左岸向右岸俯视。画卷所绘迎驾人员骤然增多，河的西岸，蒙古包、帐篷、村舍，马群、羊群、骆驼群相继出现，乐队、僧侣、放牧等各色人物点缀其间。东岸有一处虎皮墙环绕的院落，院内的腊梅正在绽放，院落的两侧均为稻田，此处应为圣化寺<sup>1</sup>。院落前面的路上，有许多献宝人，身着异域服饰，手持的旗帜更是五彩斑斓，形式多样。他们五人一组，一人似为首领，三人举旗，一人捧宝，如珊瑚、宝瓶、象牙、钟表、如意之类，多达三十余组〔图2〕。

再往前行，冰河上的冰床（亦称拖床）增多。随之，冰河上出现了第一座桥，这是一座活动的木板桥，此时桥中心的木板已被掀起，为方便冰床通行，即为长春桥<sup>2</sup>。桥西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更名的广仁宫<sup>3</sup>（俗称西顶）。从长春桥开始，两岸还出现了为庆典而特意临时搭建的一些建筑或景观，时称为“点景”，如亭子、房舍、游廊、敞轩、墙垣、戏台以及大型盆景，等等。

再前行，则至麦庄桥。自此，长河流向由北向南改为由北渐东。桥左畔一座最为醒目的建筑是御碑亭<sup>4</sup>。麦庄桥与长春桥不同，是一座闸桥<sup>5</sup>，而冰床到此都趋于右岸的三层石台阶，乘坐者似欲登阶上岸。由此可以想见冰床也需要抬上岸、过桥后继续前行，而三层石台阶夏天就是上下船的码头。左岸御碑亭与敞轩之间的临水处也有三层台阶，水路的上行与下行就这样自然地合理划分了。沿途有许多或行走、或站立交谈的人们，中间点缀着几组戏出人物。画卷最后绘出两个八角攒尖的亭子，亭子之间有个立着“露香居各色酒水”招牌的酒馆。此地紧接万寿寺的西侧，第一卷就此结束。

1 虎皮墙院落推测与圣化寺相关，理由有四。一是地理位置，长河“东岸墙临圣化寺，其中林木颇清幽”，详见《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九《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沿缘即景杂咏》。二是乾隆二年，准噶尔使臣达什等至京，“馆之于圣化寺。”可知圣化寺有接待使臣的驿馆，详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乾隆二年十二月丙午。三是皇太后进宫当天，皇帝奉太后至圣化寺、万寿寺、正觉寺拈香，圣化寺为第一站，外藩或使臣在此迎驾，较为适宜。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下同），第358页。四是圣化寺内外有水田，详见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二《奉宸苑杂征》。

2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麦庄桥之西为长春桥，度桥为广仁宫，供碧霞元君”。

3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旧名护国洪慈宫，俗称西顶，康熙五十一年改今名”。

4 碑立于乾隆十四年（1749），详见《皇朝通志》卷一百十八。碑正面镌乾隆御制《麦庄桥记》、背面镌乾隆御制诗。

5 麦庄桥与广源闸是长河上的二道闸门。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前广源闸节之，上麦庄桥越之。”

## （二）第二卷“川至迎长”

引首御题“川至迎长”，钤“奉三无私”“执中含和”“乾隆御笔”三印。画卷纵64.5厘米，横2994厘米，绘万寿寺至西直门外倚虹堂、高粱桥沿途场景。“川至”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朱熹《诗集传》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长之未可量也。”川流不息，日进不已。《御纂诗义折衷》更是明确指出：“川之方至，言初来也，初来虽小，续流则大。言福之继而长也。”<sup>1</sup>“迎长”则为冬至“迎福践长”，出自曹植《冬至献袜履表》，“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sup>2</sup>。冬至日景（影）长一丈三尺，黄钟之律九寸，于十二律中为最长。“阳升于下，日永于天，长履景福，至千百年”<sup>3</sup>，而五福以寿为先，“爰日迎长，开一气八荒之寿”<sup>4</sup>，“秘殿迎长，上万岁三呼之寿”<sup>5</sup>。皇太后的生辰正在冬至月，又临届冬至日，“兹逢六甲之初周，爰日偕慈云并丽；适际一阳之来复，海筹与彩线齐添”<sup>6</sup>。皇太后回宫路线在西直门外走水路，乘坐冰床行进在长河<sup>7</sup>的冰面上，本卷整幅描绘长河沿岸臣民恭迎皇太后的盛况，用“川至迎长”来加以命名，以示福寿无涯，为皇太后祈福祝寿，情景交融，再恰当不过了。

### 1. 万寿寺至乐善园内小石桥

画卷始于万寿寺，自万寿寺起，长河基本自西向东流淌，绘画以从北向南的视角展开。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万寿寺<sup>8</sup>半掩于云雾中，绘出了山门、钟楼、鼓楼，高耸的万寿阁，以及无量寿殿。万寿寺前，长河的对岸，建有一座戏台。与万寿寺相隔不远处有一座寺庙，为延庆寺<sup>9</sup>。稍前的桥，题写着“广源闸”<sup>10</sup>。长河两岸散布迎驾人员若干组。

从广源闸到白石桥，画卷上方所绘长河的南侧较为空旷，泊岸也进行过一番整修。南岸有一些站立或行走的各级官员，其间夹杂着若干身着彩服的戏出人物。北岸出现了一座寺院，应为朝真观<sup>11</sup>。前方约有三十位手执鸠杖的老者，应是迎驾的耆老。再前行，河水开始分流，点景房也随之增多，分为远中近三部分，游廊屋舍、水榭亭阁、十锦花窗、朱栏桥梁、四方乐亭、两卷房屋，花样多变，分布其间<sup>12</sup>。在远远的山后，隐现一座高塔，应是明朝万历皇帝生母所建、位于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内的永安万寿塔<sup>13</sup>，俗称玲珑塔。再前，

1 《御纂诗义折衷》，卷十。

2 曹植：《曹子建集》，卷八。

3 《御定渊鉴类函》，卷十六，崔駰《冬至袜履》。

4 宋文天祥撰《文山集》，卷十，《贺前人冬》。

5 宋洪适撰《盘洲文集》，卷三十五，《代贺冬至表六》。

6 皇太后六旬寿辰加上徽号前所进奏书中语，详见《清高宗实录》，卷四〇三，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甲申。加上皇太后徽号前先举行恭上奏书仪，参见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六，《鸿胪寺》。

7 “自高粱桥以上亦谓之长河”，详见《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郊垌·西八》。

8 万寿寺明万历五年（1577）建，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二十六年再修。现保存完好，为北京艺术博物馆所在地。

9 经实地考察，现仅山门保存完整，院内有部分殿堂遗迹。

10 广源闸今尚存，位于海淀区广源闸路，是一座古代水闸，建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记载：“出真觉寺循河五里，玉虹偃卧，界以朱栏，为广源闸，俗称豆腐闸。即此闸引西湖水东注，深不盈尺，宸游则渚水满河，可行龙舟。缘溪杂植槐柳，合抱交柯，云覆溪上，为龙舟驻处。每通惠河水涸，粮运不前，则遣官于此祭祷请水焉。又，臣等谨按：“广源闸座本朝以来频加修葺，恭值圣驾经行，于此地易舟，始达绣漪桥，至清漪园。”乾隆御制诗：“广源设闸界长堤，河水遂分高与低。过闸陆行才数武，换舟因复溯东西。”详见《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九十九，《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沿缘即景杂咏》。

11 今已无存。《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载：“白石桥西有朝真观”，“朝真观西有延庆寺”。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四亦载：“朝真观在白石桥西，本朝康熙三十三年（1694）重修，有太常少卿励杜讷碑。”

12 笔者按：河水分流至白石桥西，相当于今天紫竹院的位置。

13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七“塔十三级耸云中”。《畿辅通志》卷五十一载：慈寿寺“在阜城门外八里庄，明万历丙子为慈圣皇太后建，赐名慈寿。勅大学士张居正撰碑。有塔十三级”。



图3 白石桥两岸的西洋秋千、转云悠与台阁

即到白石桥。白石桥也是座闸桥，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sup>1</sup>，此处比起广源闸，更为热闹。人员众多，点景密集，店铺林立，还有统一着装的童子乐队。两岸一南一北对称摆设点景，分设西洋秋千<sup>2</sup>、“转云悠”<sup>3</sup>、台阁等〔图3〕。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台阁，所谓台阁是指将戏剧人物的舞台造型缩小到方桌大小的面积上，抬在肩上的移动戏台。南岸台阁表现的是张果老、何仙姑与三国演义，北岸是卖油郎点花魁、西游记。台阁在宋人、明人的杂记中屡有记载<sup>4</sup>。京城上演台阁戏的历史，目前笔者所见最早史料为乾隆九年（1744）记述昌运宫中，有“收存破坏台阁、亭子、铁轮等物”<sup>5</sup>，四十八年（1783）御制诗中言及西顶台阁戏<sup>6</sup>，而形象地描写在绘画中应数此图。

再前，长河的北岸是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竣工于成化九年（1473）的大正觉寺<sup>7</sup>，俗称五塔寺。画卷依次绘出南北中轴线上的临河码头、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金刚宝座、毗卢殿，其中金刚宝座以红绿彩装饰一新，其余殿宇全部覆盖黄琉璃瓦，而大雄宝殿建于汉白玉高台之上，为庀殿式。东西分列钟楼、鼓楼。钟鼓楼前的旗杆上是五色经幡，庭院内有十几位喇嘛，显示出这是一所藏传佛教寺庙。五塔寺的东侧，有个不大的寺院，应是灵通观<sup>8</sup>。再前行，又有一座寺院，便是极乐寺<sup>9</sup>。

五塔寺的对岸，建有一座戏台。再往前就是皇家行宫乐善园<sup>10</sup>，临河建有“三卷桥亭一座，牌楼二座”<sup>11</sup>。从

1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

2 这是西洋秋千在清代宫廷绘画中第一次出现，乾隆二十年所绘的《万树园赐宴图》中第二次出现；而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大庆时，也曾陈设。

3 转云悠是指在海水江崖纹饰的底座上，竖立五彩流云立柱，柱顶又建重檐圆亭，亭内设瓶筹，宝顶立仙鹤，立柱上方的圆盘又分为八方，每方垂以绳索，贯以把手。蕴含万寿无疆、海屋添筹、八方来朝等吉祥寓意。德保等检讨“转云悠插榫亦未安妥”，详见《奏为预备台阁迟误之总管达子等交内务府治罪事》，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奏案 05-0117-052。

4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迎新》；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晚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四，《杨神庙台阁》。

5 三和：《奏为盖造玉皇殿明间窗隔等项需用办卖物料及工匠用银事》，乾隆九年四月十七日，奏案 05-0061-044。

6 乾隆御制诗中也谈及相传四月十八为元君诞日，都人云集西顶，幢幡台阁诸戏颇为繁盛，详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七，《四月望日往西顶瞻礼自永宁寺出无逸斋门至泉宗庙小憩沿途即目触绪杂吟》。

7 原名真觉寺，明“成祖文皇帝时，西番板的达来送金佛五躯、金刚宝座规式。诏封大国师，赐金印，建寺居之。寺赐名真觉。成化九年诏，寺准中印度式建。宝座累石台五丈，藏级于壁，左右蜿蜒而上。顶平为台，列塔五，各二丈。塔刻梵像、梵字、梵宝、梵华”。详见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五。为避清世宗胤禛讳改名正觉寺。

8 灵通观现已无存。《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载：“极乐寺西有灵通观，地理位置正相当。”

9 “高粱桥而西傍，有极乐、真觉诸寺，“极乐寺在高粱桥西三里，至元时建，“寺中有松亦佳”，详见《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经笔者实地考察调研，极乐寺在建国后曾是北京第四制药厂的厂址，现存殿堂遗址一座，位于某小区中。

10 “是处旧为康亲王园亭，颓废已久，乾隆十二年重加修葺。”详见《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

11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总管内务府《呈长河两岸点景房工程粘修销算银两总册》中记载，乐善园内的工程包括“三卷桥亭一座，牌楼二座”，与图中所绘十分契合，详见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 05-0135-044。



图4 倚虹堂外的的金辇

长河岸边有一段石板路通向一座三间朱漆大门，即是乐善园的北宫门<sup>1</sup>。北宫门往东，在乘鹤而来的南极老人的带领下，八仙齐来祝寿。随着弯曲的河岸，乐善园内亭台相属，游廊曲折，楼阁高耸，成组相联，颇为精美，近处有一座石桥<sup>2</sup>。

## 2. 小石桥至高粱桥

此段是第二卷的重点所在，两岸聚集的人员更多，除了正在表演节目的人员之外，全都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恭迎皇太后的驾临，直至高粱桥皆如此。冰河上有皇太后的冰床与前导的仪仗，前导的仪仗位于高粱桥，而冰床的后扈止于小石桥。详见后述皇家仪仗的辨别。

过了乐善园的东大墙，是一片开阔地，皇太后的冰床由百余人簇拥着正行进到此，两岸密密麻麻地跪满了身着补服的官员。从南营汛始，河水又形成汉口，河中的小岛上也搭建了房舍、水榭、亭台，以及与北岸相联的桥梁，间有乐队和戏出人物。北岸在临近广通寺<sup>3</sup>的地方，有一组跪迎的妇女。

再向前，离高粱桥就不远了，点景再次密集。南端的河湾中，由曲折的灯廊将馆舍、厅堂、水榭、亭阁联成一体，其内或有乐师演奏，或有仕女玉立，或陈香几宝鼎，变化多样。稍东的亭桥中，福禄寿三星驾临。再前，则有四个设在台座之上的人物点景，最东侧有一座戏台。北岸从西到东，有二十几位服饰统一的皓首耆老正在跪迎。

北岸的最东为倚虹堂，是为此次庆典而特别建筑的传膳、休憩、易辇之所<sup>4</sup>。东门外的御路正中停放着一乘金辇，此时称为万寿辇〔图4〕。皇太后在倚虹堂上岸休息后，将换辇进城。许多身着补服的官员站立在

1 《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载：“乐善园园门三楹，北向。”另见《乐善园房宇河道地盘形势糙图》，直接标出“北宫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2 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乐善园房宇河道地盘形势糙图》中标名为“一券石桥”。

3 “广通寺在西直门外高粱桥，康熙五十五年敕建，雍正十一年重修，乾隆二十二年又修。”详见《大清一统志》卷七。

4 “辛未年为圣母六旬大庆，自长河乘冰床至高粱桥易辇进宫，故建堂于是。”见乾隆御制诗《题倚虹堂》，载《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八十三。皇太后七旬、八旬大庆时又维修见新，届时皇太后也于此升辇。



金辇四周。而周围身着红底葵花袍、腰系绿绸带、帽上插着金翎的人员，就是训练有素的奉辇校尉<sup>1</sup>。此处紧邻南北向的高梁桥，桥南北的牌坊题额是“永泽”与“资安”，离西直门仅半里之遥<sup>2</sup>，画卷就此结束。

### （三）第三卷“康衢骈庆”

引首御题“康衢骈庆”、钤“奉三无私”、“执中含和”、“乾隆御笔”三印。画卷纵65厘米，横2793.7厘米，绘西直门外至西安门外沿途场景。康衢为四通八达的大道，骈为并列、成双，引申为人多、众多等，此卷描绘在通往皇宫的主要街道上，庆祝皇太后生日的点景一个接着一个；参加庆贺的人们摩肩接踵。而这种夹道恭迎的盛况已是一年之中的再现。一月奉皇太后南巡，十一月于京城庆贺万寿，“前者亲扶玉辂，见东南父老共效嵩呼；今则庆溢璇宫，与中外臣民同登寿域”<sup>3</sup>。街道上最为瞩目的则是整齐划一的皇家仪仗。

乾隆十六年（1751）五月，上谕军机大臣等：“今岁恭逢圣母皇太后万寿，直省督抚等奏请来京庆祝，朕均已酌量批示，并传谕停止一切进献，惟准其先期遣人赴京，于西直门至万寿山一路，分认段落，敬谨豫备。但所指段落里数甚长，办理未免多费，将来安舆所经，凡道旁一应豫备，俱著取支内务府，不必伊等分办。惟自西直门至西华门一带途次，原准在京王公大臣分办，著各该督抚等，即于此间公分段豫备，计每段不过数丈许，则办理既易而诚敬之意亦伸，所有分办之处，即令伊等遣人料理。”<sup>4</sup>因而第一卷、第二卷中所绘长河两岸的点景，应当由内务府负责，花费的是皇家钱粮；而城内的点景则划分地段，分派给各地的总督、巡抚与在京的王公大臣们，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各尽所能，竭尽全力，搭建出花样翻新的各式景观，让人眼花缭乱。从西直门到西安门，总计有40段点景。

#### 1. 西直门外到新街口

画卷始于西直门外护城河外侧的牌楼，刚一开卷，已然标出“河东盐政、三处织造恭祝万寿处”，是指此段由河东盐政、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江宁织造联合办理。但见身着红色花衣的銮仪卫校尉两人一组，执仗着皇帝的各式伞盖，向城内徐徐前行。值得注意的是西直门的建筑结构，坐西朝东的门楼是五间两层三檐式建筑；相对的箭楼西侧面阔七间、东侧面阔五间，下面不设门；瓮城连接城楼与箭楼，呈方形，朝南辟门。入城者需先行向南进入瓮城，再折向东，进入西直门，与乾隆京城全图中所绘西直门完全相同。

从西直门到新街口，为东西向大街，绘画从西向东展开，由北向南俯视。西直门内大街正中有座牌楼。画卷上方的西直门大街南侧，首先是“诸王、贝勒、公、将军、宗室、觉罗恭祝万寿处”，身为王公贵胄，承包了西直门到南草厂胡同口的点景。其中有一座建在高台之上的西洋教堂模型，三座门楼均装饰钟表，以“线法画”绘出拱廊，层层深入，透视效果极佳。再前分别是贵州巡抚开泰、河南巡抚鄂容安、山东巡抚准泰、湖北巡抚恒文、广东巡抚苏昌、西安巡抚陈宏谋恭祝万寿处。在北沟沿口（今赵登禹路北口）正中为两层楼式的巨大宝座。

1 皇太后进宫后，奉上谕：“所有奉辇之校尉俱极恭敬，举步整齐，慈体康豫，朕心深为嘉悦，着加恩赏赉”。《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2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

3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九，乾隆十六年九月辛卯。

4 《清高宗初录》，卷三八八，乾隆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壬寅。



图5 漕运总督瑚宝搭建的帆船背景墙

画卷下方的西直门大街北侧，开端仍是“诸王、贝勒、公、将军、宗室、觉罗”负责的地段。北侧所有的点景虽说是从背面观瞻，仍华丽耀眼。崇寿寺<sup>1</sup>门前牌坊的冲天柱上还装饰出了三尊相联、带莲花宝座及背光的佛像。稍前仍是贵州巡抚开泰负责的地段。再前，则分别是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南巡抚杨锡绂、广西巡抚定长、甘肃巡抚鄂昌、福建巡抚潘思钜恭祝万寿处。一路上，各样戏台，争奇斗艳。从西至东，除崇寿寺外，还绘出临近横桥的崇元观前的广场，以及稍东的北广济寺<sup>2</sup>。稍前就转向新街口南大街。

## 2. 新街口到西四牌楼

新街口到西四牌楼的街道为南北向，画面从北向南，由东向西俯视。画卷的上方是街道的西侧，仍是西安巡抚陈宏谋负责点景的地段，曲折回旋的长廊从西直门大街转到新街口南大街。紧邻街口的是祝寿寺（又名响铃寺）<sup>3</sup>。再前依次为浙江巡抚永贵，江苏巡抚王师，仓场总督鹤年、彭树葵，漕运总督瑚宝，陕甘总督尹继善，云贵总督硕色，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八旗汉军，八旗蒙古恭祝万寿处。其中漕运总督瑚宝搭建的点景最有特色，从宝禅寺胡同（今宝产胡同）口开始，由27艘帆船组成的背景墙，排列整齐、乘风破浪，大气磅礴，可圈可点〔图5〕。而地标性的建筑是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东口的观音庵<sup>4</sup>。

画卷下方新街口至西四牌楼北大市街的东侧，首先是福建巡抚潘思钜承包点景的延续。福建巡抚承办的地段建有三座戏台，可谓实力雄厚。接下来分别是江西巡抚舒辂、安徽巡抚张师载、河东河道总督顾琮、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两广总督陈大受、两江总督黄廷桂、八旗汉军恭祝万寿处。其中河东河道总督顾琮承包的地段设计了一个硕大的花篮寿桃，又在宝禅寺胡同的对面，护国寺街口搭建了桃花盛开的洞府；两江总督黄

1 乾隆二十六年分派“各直省原任并候选官员在崇寿寺前站班跪迎”，参见奏案 05-0292-036、05-0292-037。乾隆万寿图卷中也注明崇寿寺，但在乾隆京城全图中标注为崇寿庵。

2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广济寺在西直门新街口，明正德九年为梅乐禅师勅建，有沙门大勋撰碑，又有梅乐禅师小传一碑，都穆撰，吴宽跋，今并存寺中”；乾隆京城全图中也已标明。而西四路口西侧的为弘慈广济寺。

3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响铃寺即今新街口祝寿寺，俗犹仍其名”。

4 传为明英宗时所建，但在乾隆京城全图中，于此处标为观音庵。而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告成的《万寿盛典初集》卷四十四中即有“街心观音庵”的记述，说明至迟在康熙年间已为观音庵。

廷桂呈献的则是一组精致的西洋式楼阁。

### 3. 西四牌楼至西安门外

西四牌楼是个地名，因在十字街口的东西南北方向各建有一座牌楼，又与东城的东四牌楼相对，故名。能容下牌楼的路口自然是通衢要道，交通枢纽。四座牌楼的中央均题写满汉文，北面、南面的牌楼为“大市街”字样，西面的牌楼朝东为“行义”，东面的牌楼朝东为“履仁”。此时牌楼上扎满了彩绸，八旗满洲即在此恭祝万寿。但见四座牌楼之间的四角各建一亭，形式各异。西面牌楼西侧建有一座坐西朝东的大戏台，宽敞的舞台上十八罗汉齐聚一堂。刚过南面的牌楼，路西又有题名“瑞应图”的戏台；路东则是一个彩棚，八旗满洲承包的地段就此为止。

再前行的路西是八旗护军统领恭祝万寿处，路东是左右前锋统领、提督衙门恭祝万寿处。而领侍卫内大臣恭祝万寿处，正处于西安门大街与西四牌楼南街交汇的丁字路口。此处以一座华丽的坐南朝北、与四牌楼之南牌楼相对的戏台，表现街道已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再前行的西安门外路南，是理藩院恭祝万寿处、内务府恭祝万寿处，主体建筑是一座呈倒“凸”字形的大型殿堂，东西侧的附属建筑是对称的灯廊与敞轩。西两侧的附属建筑由理藩院负责，东侧的由内务府负责。而内务府毕竟直接为皇室服务，与皇室的关系更为密切，财力亦强于理藩院，故而又在东部建筑了密集张灯结彩的新式圆中套圆的双环亭子以及戏台。紧接着的是在西安门外迎驾的是礼部，也搭建了点景。

画卷下方西安门外路北、接近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的第一个恭祝万寿处，由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太医院合力承办，紧接着是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合作恭祝万寿处，最后是都察院恭祝万寿处。而临近西安门的是关帝庙。第三卷至此结束。

## （四）第四卷“兰殿延禧”

引首御题“兰殿延禧”，钤“奉三无私”、“执中含和”、“乾隆御笔”三印。画卷纵 65 厘米，横 2778 厘米。《汉武故事》载，汉武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后世遂将后妃之殿称为“兰殿”<sup>1</sup>，亦泛指华丽的宫殿，此处特指皇太后的宫殿，“延禧”是增加吉庆、祈福纳祥的意思，兰殿延禧系指皇太后于紫禁城内的庆贺活动。画卷描绘皇城西安门内至紫禁城内的沿途场景，以寿安宫结束。

### 1. 西安门内至内三座门

此段画卷自西向东展开，由北向南俯视，始于云雾半掩的西安门。西安门至西华门是清代中央机关与近派王公负责点景的属地，却夹杂着总督策楞、总督阿里衮、巡抚爱必达合力承办的一段点景。与皇室关系越近的机构与官员，其搭建的景点离紫禁城也越近。进入皇城，明显感到各式点景愈加花团锦簇，街衢上的人员骤增，高官大员、耆老稚童、旗民众随意走动，手持响鞭维持秩序者亦明显增加。画卷上方图绘西安门内大街的南侧，首先是户部恭祝万寿处，有一座由仙山、瑶池环绕的露天戏台，高高在上的是西王母，两侧是八仙，景观布局与剧目内容自然协调，令人难忘。吏部紧接着户部，搭建的点景始于皇家道观大光明殿的

<sup>1</sup> 宋任广撰：《书叙指南》，卷一，《后妃嫔御》。



图6 1. 固伦额驸塞卜腾巴尔珠尔恭祝万寿处(画卷上方) 2. 公伊通阿合族恭祝万寿处(画卷下方)

后身，整个道观从依稀可见的观前旗杆到最北端高高耸立的天元阁，均绘入图中。再前是内阁、翰林院、詹事府合作恭祝万寿处，特点是中式、西式点景参半。再前是“大学士、忠勇公傅恒恭祝万寿处”。

街的北侧，工部、刑部、兵部恭祝万寿处紧密相联，紧接着是銮仪卫恭祝万寿处，再前为“御前侍卫大臣、军机处、南书房、奏事处、批本处恭祝万寿处”，稍前又一屋顶呈钟式建筑的后墙上，左右分别标出“御前侍卫大臣、军机处、南书房、奏事处、批本处恭祝万寿处”与“总督策楞、总督阿里衮、巡抚爱必达恭祝万寿处”，或许为两处合力而建？而街的南侧亦属“总督策楞、总督阿里衮、巡抚爱必达恭祝万寿处”<sup>1</sup>，其中最瞩目的是“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sup>2</sup>的黄鹤楼，建在三座门（位于今文津街国家图书馆老馆大门西侧）外的大街中央，众人指指点点，啧啧称叹，独占鳌头。这大概也是外省督抚的点景地段唯一被安排在皇城内的原由吧！

三座门内，更为热闹。画卷上方的远景为时应宫<sup>3</sup>、紫光阁<sup>4</sup>以及太液池中的水云榭<sup>5</sup>。大街南侧的点景顺着时应宫的后墙、西苑红墙，直达福华门<sup>6</sup>一字排开。总督策楞、总督阿里衮、巡抚爱必达承包的地段延续到了三座门内。紧接着是固伦额驸塞卜腾巴尔珠尔恭祝万寿处〔图6-1〕，他是乾隆皇帝的女婿，孝贤皇后所生固伦和敬公主的夫君。与固伦额驸相对的大街北侧是公伊通阿合族恭祝万寿处〔图6-2〕，伊通阿是皇太后的

1 策楞时任四川总督、阿里衮为湖广总督、爱必达为云南巡抚。

2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盛典》，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

3 《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五，“时应宫在紫光阁后，雍正元年建。前殿祀四海四渎神像，东西为钟鼓楼。正殿祀顺天佑畿时应龙神之像，后殿祀八方龙王神像”。

4 “紫光阁在明武宗时为平台，后废台改为紫光阁。本朝因之，圣祖仁皇帝常于仲秋集三旗侍卫大臣校射，复于阁前阅试武进士，至今循以为例。”《日下旧闻考》，卷二十四。

5 《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五，“万善门西行抵水埠，有亭出水中，曰水云榭”。

6 “金鳌玉蜆桥跨太液池以通行人往来。桥西红墙夹道两门相对，南即福华门，北为阳泽门。”《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五。



图7 三座门内外的景观（画卷上部为观音、罗汉景观，下部为西洋建筑景观）

再前为横跨太液池的金鳌玉蜃桥，过桥为团城，城内承光殿等建筑尽收图中。近派王公、贝勒、贝子、公、将军、宗室恭祝万寿处即始于东侧的“玉蜃”坊。在路南的空地上建有大型景观，以层峦叠嶂、嵯峨嶙峋的山石为背景，前辟莲池，景观正中位置是南海观音，山巅是凌驾彩云、飘然而至的韦驮，莲池左右平坦的坡地上各站九位罗汉，最靠前方有一龙一虎，遥相呼应。此段点景安谧静寂，美妙脱俗，如入仙境，使人完全忘记了这是在喧嚣的闹市之中〔图7〕。

再前为内三座门（今北长街北口西侧与北海前门之间），门内有相对宽敞的空场。坐西朝东是一座大型的西洋建筑，建于平台之上，围以栏板，正对着内三座门。通高三层，呈长方多边形，最宽处面阔五楹，二层和三层则由中间五楹向两侧递减成三楹、一楹。虽然只能从背面观看，仍非常精彩。下层在敲锣打鼓声中，麒麟、大象、狮子、老虎、羚羊、骏马、梅花鹿呈转圈奔跑状，西洋驯兽师间杂其中，好不热闹，但如此狭窄的旋转空间，是不可能集合起如许瑞兽的，此层景观无疑为模型或画片。二层、三层有托花、执幡仕女。

## 2. 西华门外北街至西华门

自内三座门向南即为西华门外北大街（今北长街）。皇太后回宫入西华门，因而画卷所绘街道从东西向转为南北向，由东向西俯视。街西有“民乐康衢同跻堂”戏台，紧邻兴隆寺<sup>1</sup>。再前为祭祀雷神的昭显庙<sup>2</sup>，以及相距不远的静默寺<sup>3</sup>。寺庙两侧皆为店铺。稍前为“庆衍雕麟”过街坊，再前是一座体量巨大，建于高台之上，前三出陛，左右设狮子，装饰华丽，五开间带回廊的楼房。

街东紧邻西洋建筑的是一座两层戏台，稍前又是两座戏台，各具特色。与街西兴隆寺相对的是福佑寺，

1 《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一记载，“西华门外街西有明季兵仗局佛堂，内有米汉雯重修碑记，则兵仗局即在此地。本朝康熙三十九年敕改为万寿兴隆寺”。位于今北长街39号。

2 昭显庙在兴隆寺南，雍正十年勅建，以祀雷神。详见《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一。北京161中学附小内遗存部分旧址（北长街71号）。

3 《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一记载：“静默寺在西华门外，寺碑云寺为明季关帝庙旧址，康熙五十二年重建，寺门有敕建静默寺额。正殿额曰静默寺，后殿额曰璇枢转福，皆圣祖御书。”位于今北长街81号。



图8 西华门内的金辇、皇帝卤簿与饽饽桌张

而一座上圆下方的重檐戏台，正对着昭显庙。再前是一座七开间带回廊的双层楼房，顶为露台，与静默寺相对。“近派王、公、贝勒、贝子、公、将军、宗室恭祝万寿处”也就此结束，他们承包了“玉螭”坊以东至西华门外北长街的地段。

最后是“和亲王、果亲王恭祝万寿处”，两位亲王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弘昼、弘瞻，承包地段位于西华门外至南北大街路口，东西向，是宫外点景的压轴之地。街南是一堵绘有水墨云龙纹的八字看墙，墙前为题额“大开喜气”的重檐歇山戏台。旁建大型景观，崇山之中，虬松长青，桃花盛开，春意盎然，鹤鹿自得，香山九老荟萃一堂，山巅福禄寿三星环立。街北则是与南侧对称的五老献寿景观。西华门外两侧，各有笔挺条直的十位执刀侍卫坚守岗位，两位领班则站在正中门洞的两侧。

### 3. 西华门内至寿安宫

西华门内画卷自西向东描绘，自熙和门后由南向北展开，由西向东俯视。西华门内正中摆放着金辇，西华门至熙和门的御道两侧布陈的是龙鼓、金和画角，其后从熙和门至永康左门的道路两侧是皇帝的卤簿，慈宁门至长庆门前布陈着皇太后的仪驾。在卤簿的前面有许多摆放着各种食物的黑漆描金桌子，是由阿哥、近支王、亲王等为皇太后万寿大庆而呈进的食品桌，称为“九九饽饽桌张”，总计810桌，其中九桌交给寿康宫总管太监进呈。“其余桌子预先在西华门内两边至寿康宫永康左门间的仪仗前边排好，每桌备万寿大礼饽饽一个”，俟皇太后进宫后，即赏给从万寿山至西华门一路为皇太后庆典服务的相关人员<sup>1</sup> [图8]。

画卷从南向北依次绘出了武英殿、内务府、造办处、慈宁花园、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雨花阁。皇

1 详见总管内务府：《奏报皇太后诞辰摆放饼桌等仪注片》，乾隆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奏销档 225-160。要将食物“妥当、均等地分赏一切差官员，看守、办事章京、官兵、校尉、护军等，以及戏台及各项玩艺人等”。并具体安排从内务府“拿所需的面粉、油、果子等留心备办。所用桌子、铜盘子……从光禄寺取用。若不够，从五旗王公家内凑取。用完之后，再各自拿回去。如还不够的话，制作桌子使用”。此为满文档，承蒙故宫同仁春花女士译出，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帝的卤簿在永康左门外呈八字形排列，永康左门内就是皇太后在宫内的活动区域。永康右门内为增添喜气，也搭建起亭台，与街上的点景相似。正中的慈宁宫是皇太后的礼仪正殿，时逢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时，在此接受朝贺。画卷上的慈宁宫与现在不同，是单檐歇山式建筑，因为时届皇太后八旬大庆，才改建为重檐。南边的慈宁花园是皇太后礼佛与游憩之地。慈宁宫西侧的寿康宫是皇太后的起居宫殿，院落中有一些孩童聚集在此，似在迎接皇太后回宫，而现存连接后殿与后罩殿之间的叠落廊也还没有建成，在此位置上有十余位女子正操着琴、瑟、笛、云锣、拍板、箫、笙等乐器，夹道恭候皇太后的到来。寿康宫北侧就是新近改建的“兰殿称觞”<sup>1</sup>之地——寿安宫，将在这里举行连续九天的庆贺，院内院外，戏台上下，人来人往，忙忙碌碌，远景为雨花阁，画卷即此结束。

## 二 皇家仪仗的辨别

根据《乾隆帝起居注》的记载，回宫当天，“上奉皇太后至圣化寺、万寿寺、正觉寺拈香。高粱桥停辇。皇太后御大安辇，由西直门进宫。卤簿前导，上乘骑于辇前恭导”<sup>2</sup>。史册记载与《万寿图》所绘皇太后回宫路线完全吻合，但图中没有绘出皇帝与皇太后的形象，而以皇家仪仗象征。皇帝、皇太后应享受的礼遇，特别是仪仗，有着严格规定，皇帝的仪仗称为“卤簿”，皇太后的仪仗称为“仪驾”。图中所绘出的皇家仪仗，具有相当规模，其中哪些是皇帝的仪仗，哪些是皇太后的仪仗，是首先需要分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图中的皇帝卤簿属于哪个等级，与制度是否相符？图中出现的金八件，在皇帝与皇太后的仪仗中都可使用，这一套究竟属于谁？需要细致研究，加以论证，故另立章节。

### （一）皇帝的仪仗

皇帝的卤簿在图卷中两次出现，一是在西直门内作为前导，并延伸到长河冰面上；二是在紫禁城内布陈。而皇帝的卤簿又分为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与骑驾卤簿四个等级，其规格各不相同，使用的场所亦不相同。图卷所绘两套卤簿是否相同？到底属于哪个等级？

#### 1. 行进中的皇帝卤簿为大驾卤簿

“卤簿前导”的皇帝仪仗出现在第二卷、第三卷中，前导仪仗与皇帝、皇太后所处位置有着几公里远的距离。欲分辨前导卤簿的等级，必须从起点开始。描绘在第三卷中的卤簿依仗，最前端已经走到了新街口南大街接近宝禅寺胡同东口附近，“大和元音”戏台的北侧（街对面为大型祝寿花篮），而队尾还没有进入西直门，浩浩荡荡，徐徐前行，井然有序。仪仗队由銮仪卫负责，乐部乐生与卤簿校尉、旗尉、民尉统一着装，身穿红底小团葵花的缎袍，腰系绿云缎带，头戴黄翎花金顶皮帽。行进在仪仗最前方的是乐队，所持乐器依次为“金二、金钲四、钹二、鼓二、点二、笛四、云璈二、管二、笙二、金口角八、大铜角十有六、小铜角十有六、金钲

<sup>1</sup>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九，乾隆十六年九月辛卯。

<sup>2</sup> 《乾隆帝起居注》，第10册，第358页，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癸未。



图9 行进中的饶歌大乐

四、红镫二、画角二十四、擗鼓二十四、红镫二、笛十有二、拍版四、仗鼓四、金二、擗鼓二十四、红镫二”<sup>1</sup>。饶歌大乐的队尾正处于新街口祝寿寺稍南，所有乐器的排列次序与数目，与乾隆朝《大清会典》记载的皇帝大驾卤簿时的饶歌大乐完全符合〔图9〕。

紧跟乐队之后的是由旗尉、民尉擎执的仪仗队，每一执掌者的身后均各随一人，以便轮番执掌。依次为“引仗六、御仗十六、吾仗十六、立瓜十六、卧瓜十六、星十六、钺十六。出警、入蹕旗各一”。接着是黑、白、黄、红、蓝“五色帟四十”，每色各八，行进在佛手式舞台与“卍”字形的游廊之间〔图10〕。随后是“翠华旗二、金鼓旗二、门旗八、日月旗各一、五云旗五、五雷旗五、八风旗八、甘雨旗四”。再后为“列宿旗二十八。五星旗五、五岳旗五、四渎旗四。神武、朱雀、白虎、青龙旗各一”。紧接着的是二十面瑞兽珍禽旗，计“天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黄黑、白泽、角端、游麟、彩狮、振鹭、鸣鸾、赤乌、华虫、黄鹞、白雉、云鹤、孔雀、仪凤、翔鸾旗”各一。再后是“五色龙纛四十”，每色各八，始于沟沿口。再后为“前锋纛八、护军纛八、骁骑纛二十四”。从长有巨大仙人掌的花圃门口开始，排列着“黄麾四、仪辇四、金节四。进善、纳言、敷文、振武旌各二；褒功怀远、行庆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节旌各二”。再后是“龙头幡四、豹尾幡四、绛引幡四、信幡四。羽葆幢四、霓幢四、紫幢四、长寿幢四”。在诸王、贝勒、公、将军、宗室、觉罗负责点景的地段是“鸾凤赤扇八、雉尾扇八、孔雀扇八、单龙赤扇八、单龙黄扇八、双龙赤扇八、双龙黄扇二十、寿字黄扇八”。西直门城楼的内外，则是“赤素方伞四、紫素方伞四、五色花伞二十，间以五色九龙伞十，九龙黄盖二十，紫芝盖二、翠华盖二、九龙曲柄黄盖四”，以及“戟四”、“戣四”<sup>2</sup>。而十四匹“色纯白，饰金鞍、玉勒、锦鞞、黄纻”<sup>3</sup>的仗马也快进入西直门瓮城了。

绘于第二卷中的皇家仪仗，是位于仗马之后的卤簿护军。由六十位身穿石青色地织金寿字缎袍者组成，

1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三，《銮仪卫》。

2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三，《銮仪卫·卤簿·皇帝大祀南郊》。

3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工部·制造库》。





图 10 行进中的皇帝“大驾”卤簿

其中执豹尾枪者、佩弓矢囊鞬者、佩仪刀者各二十人。以执豹尾枪、弓矢、仪刀顺序，三人一组，循环排列。从西直门外高粱桥“永泽”牌坊道路的两侧，延伸到长河冰面两侧，有序前行，直到三折板桥的西侧。紧跟在护军之后的是銮仪卫和声署十二人组成的前部大乐<sup>1</sup>，穿着红缎通织小团葵花袍，吹奏着“范铜为之，上敛下丰”<sup>2</sup>的四个大铜角、“范铜为之，上直下哆”<sup>3</sup>的四个小铜角，以及“规木为管，两端铜口，上龗下哆”<sup>4</sup>的四个金口角。前部大乐之后是旗尉执掌着的金八件。之后是六位大臣。再后是导迎乐，由戏竹、云璈、笛、管、笙、大鼓、拍板<sup>5</sup>组成，但画卷没有绘出拍板。一对戏竹走在最前，又二人后护，四人的服装与其他乐生不同，虽仍是红袍，但前后胸图案为方襴，内绣黄鹂，是执掌戏竹者的特定服装<sup>6</sup>〔图 11〕。戏竹是导迎乐的指挥用具，“合则乐作，分则乐止”，以“析竹为之，髹以朱，凡五十茎，长三尺六寸四分五厘，承以涂金葫芦，垂五采流苏。柄亦髹朱，长六尺四寸八分”<sup>7</sup>。戏竹之后依次是云璈二、管二、笙二、笛二，再管二、笙二、笛二，最后殿之以大鼓，二人抬行，二人备班，一人敲之。队尾正处于正蓝旗南营汛的位置。

行进中的皇帝卤簿的品种与数量，除缺少玉辇、导象、宝象、静鞭、革辂、木辂、象辂、金辂、玉辂、驾象外，与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记述的皇帝大驾卤簿使用的品种与数量完全吻合。而缺少的项目一般用于陈设，不用于前导。换言之，作为前导的卤簿实属大驾卤簿。

1 “前部大乐：大铜角、小铜角、金口角各四。”详见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乐部》。

2 《皇朝礼器图式》，卷九。

3 《皇朝礼器图式》，卷九。

4 《皇朝礼器图式》，卷九。

5 乾隆二十九年告成的《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八《乐部》：“导迎乐：云璈二、篴四、管六、笙二、鼓拍各一”；同年告成的《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十八《乐部一》记述，顺治初年定“导迎乐，戏竹二、云璈二、篴四、管六、笙二、大鼓一、拍版一”。其后未见乾隆年间对导迎乐的修改。乾隆三十一年钦定的《皇朝礼器图式》目录四《乐器二》，有“卤簿导迎乐，戏竹二、云璈二、管六、篴四、笙二、鼓一、拍板一”的记述。云璈即云锣。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与《皇朝礼器图式》完全符合，故可确定导迎乐所用乐器与数量。但图卷中将“管六”绘成管四，“笙二”绘成笙四，与会典、则例、图式均不符，或许是画人笔误所致。而拍板画卷未绘出。

6 《皇朝礼器图式》，卷五。

7 《皇朝礼器图式》，卷八。



图 11 行进在长河冰面上的前部大乐与旗尉执掌的金八件

按照清代的典章制度，“皇帝大祀南郊，乘玉辇，陈大驾卤簿”<sup>1</sup>。大驾卤簿是皇帝专用卤簿，等级最高，只用于圜丘祭天、祈谷、常雩（求雨）三大祭祀活动。从西直门外倚虹桥开始，皇太后换乘万寿辇，皇帝作为前导陪侍在皇太后身边，皇帝出行，自然要布陈卤簿，但乾隆十三年（1748）刚刚确定大驾卤簿“南郊用之”<sup>2</sup>，仅仅时隔三年却在非祭天的场合使用大驾卤簿，显然与制度不符，令人费解。但如果有前例可循，就好理解了。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1713年4月13日），“圣祖仁皇帝六十万寿圣节，直省官员、绅士耆庶均豫期赴阙，自三月初一日为始，分建龙棚，自西直门至畅春园，相属二十里，恭祝万寿。十七日圣祖仁皇帝御辇，陈卤簿大驾，由畅春园进宫，王公内外臣民，夹道分班跪迎”。<sup>3</sup>康熙六旬大寿也画了《万寿图》卷，图中的大驾卤簿<sup>4</sup>始于西直门内的“万国来朝”坊，迤里夹道，直到郊外的太平庄<sup>5</sup>。当时礼部官员就提出，“皇上六旬万寿大庆，非寻常可比”<sup>6</sup>，在乾隆皇帝看来，这种提议同样适用于圣母皇太后，遂将皇太后六旬庆典直接参照了康熙皇帝六旬庆典规格，而不是仁宪皇太后（孝惠章皇后）六旬庆典仅在宫中举行的规格。但是，两者虽同称“大驾卤簿”，却不可同日而语，清初大驾卤簿的使用较为宽泛，除祭祀外，元旦、冬至、万寿节，“凡皇上升殿，则设大驾卤簿”<sup>7</sup>。康熙帝回宫，由大驾卤簿前导，符合制度。乾隆十三年下旨：“国朝定制，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其名参用宋明以来之旧，而旗章麾盖视前倍简。今稍为增益，更定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则为大驾卤簿，南郊用之，方泽以下皆用法驾卤簿。”<sup>8</sup>也就是说，清初卤簿制度还不完备，康熙时期的大驾卤簿相当于乾隆时期的法驾卤簿。而乾隆

1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三，《銮仪卫·卤簿·皇帝大祀南郊》。

2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六，乾隆十三年十月甲午；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六十九。

3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五十六，《礼部·嘉礼》。

4 参见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三十四；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八。

5 参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万寿图卷》。又，“进西直门有过街大彩坊，曰万国来朝，则皆提督九门步军统领隆俄多所建也。图中大驾卤簿始于此，迤里夹道，直接太平庄”。详见王原祁等纂《万寿盛典初集》，卷四十三，《庆祝二·图记一》。

6 《万寿盛典初集》，卷九，《典礼一》。

7 《万寿盛典初集》，卷十二，《典礼二·銮仪二》。

8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八，《工部·制造库》。



图 12 紫禁城内布陈的法驾卤簿

增益后的“大驾卤簿，新增仪仗一百十有二”。<sup>1</sup>崇庆皇太后庆典上采用的即是改制后的大驾卤簿，虽然没有使用玉辇、导象、宝象、静鞭、革辂、木辂、象辂、金辂、玉辂、驾象等依仗，但在数量上还是超过了康熙帝。

## 2. 紫禁城内布陈的皇帝卤簿为法驾卤簿

紫禁城内布陈的卤簿又是什么等级呢？乾隆朝《大清会典》明确规定：“朝会御殿陈法驾卤簿”<sup>2</sup>，元日、长至次日、万寿圣节“太和殿前陈法驾卤簿”<sup>3</sup>。那么，画卷中的皇帝卤簿是否为法驾卤簿？太和殿前陈法驾卤簿的次序是“爻、戟在丹陛东西。九龙曲柄黄盖、翠华盖、紫芝盖、九龙黄盖、五色九龙伞、五色花伞自丹陛三成相间达于两阶阶下。静鞭、仗马在甬道东西。紫素、赤素伞扇及幢、幡、旌、节、鼙、麾、纛、旗、帜，出警、入辟，钺、星、瓜、仗在丹墀东西。玉辇、金辇在太和门外，五辂在午门外，宝象在五辂之南，饶歌大乐在宝象之南”<sup>4</sup>。永康左门外的卤簿排列次序除缺少静鞭、仗马、五辂、宝象外，正与此相同。但不能仅仅依据排列次序断定卤簿的等级，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最大区别在玉辇与金辇上，其它区别只在个别品种的数量上，大驾卤簿“九龙黄盖二十”“双龙黄扇二十”“五色金龙纛四十”“五色金龙小旗四十”，“钺十六、星十六、卧瓜十六、立瓜十六、吾仗十六、御仗十六”；法驾卤簿则是“九龙黄盖十”“双龙黄扇八”“五色金龙纛二十”“五色金龙小旗二十”，“钺六、星六、卧瓜六、立瓜六、吾仗六、御仗六”<sup>5</sup>。图卷所绘上述品种的数量，与法驾卤簿的规定完全相符，因而可以确定西华门内所陈仪仗为法驾卤簿〔图 12〕。从熙和门到西华门所设的画角二十四，龙鼓四十八、金四，属于饶歌大乐的组成部分，而饶歌大乐在布陈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时都可以使用。

1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六十九。

2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三，《銮仪卫》。

3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二十一，《礼部》。

4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一，《銮仪卫》。

5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一，《銮仪卫》。

至于西华门内摆设的金辇，应是皇帝法驾卤簿的组成部分，与皇太后无涉。皇太后的万寿辇从西直门外倚虹堂起驾，直到西华门已走了十余里，而西华门距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已不足一公里，没有更换的必要，如果说需要更换的话，也只需更换奉辇之人，入宫后由校尉改为太监；或者更换宫内使用的凤轿，以永康左门的体量，金辇不易通过。况且皇家等级制度森严，舆轿专人专用，万寿辇是为皇太后六旬大庆特制，根据史书记载，只在六旬、七旬、八旬大庆时使用过三次，平日并不使用，没有制作双份的必要。如果将西华门内金辇与倚虹堂外的金辇加以比较，便发现在细部，特别是辇盖所嵌圆版纹样不同，前者是两条行龙，后者是一条正龙，或亦可说明两乘金辇的区别（参见图4、图8）。

## （二）皇太后的仪仗

皇太后的仪仗相对简单，主要是第二卷西直门外倚虹堂前的万寿辇、行进在长河冰面上的冰床，介于前部大乐与导迎乐之间的金八件，以及第四卷中慈宁门阶下至长信门外的仪驾。

### 1. 万寿辇

第二卷末绘出倚虹堂前停放着一乘金辇，值得探究。金辇是皇帝法驾卤簿的重要象征，依据《大清会典》的记载，皇帝“祭方泽、宗庙、社稷用之”，“升殿日陈于太和门外”。“通高丈有五寸。辇盖泥金，高尺有九寸五分、径七尺一寸，嵌圆金版四。顶及盘座高一尺，黄段沥水二层，各阔五寸。辇亭高五尺、方四尺九寸。门高四尺七寸五分、广二尺二寸五分。帘帟黄色。阑干高一尺三寸，间阔二尺三寸。辇座上方七尺三寸、下方七尺五寸。内二轅各长二丈八尺一寸，外二轅各长二丈六尺一寸。仙桥后高三尺七寸八分，下长二尺八寸八分，阔二尺一寸八分”<sup>1</sup>，“冬垂黄毡帟，夏易以朱帘，黑缎缘四面各三”<sup>2</sup>，舁以二十八人。

按照规制，皇太后的仪驾中没有辇的配制，此时却成为皇太后自西直门入宫的仪驾，并称为“万寿辇”。而有关皇太后出行的车辂，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告成的《钦定大清会典》中规定为“大仪舆”一、“凤舆”一、“轻舆二”、“仪舆二”<sup>3</sup>。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告成的《国朝官史》中规定为“凤轿一”、“凤舆一”、“仪轿二”、“仪舆二”<sup>4</sup>，均不见万寿辇的记载。但乾隆三十一年（1766）钦定的《皇朝礼器图式》，将万寿辇首次列于皇太后仪驾中，且居首位，随后才是“龙凤舆一”、“龙凤车一”、“仪舆二”、“仪车二”<sup>5</sup>。三者除了万寿辇外，其余仪驾在规格与数目上完全相同，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大仪舆”、“凤轿”、“龙凤舆”同指十六人抬的大轿；“轻舆”、“仪轿”、“仪舆”同指八人抬的小轿。“凤舆”、“龙凤车”同指轮高五尺的马车；“仪舆”、“仪车”同指轮高四尺的马车。皇太后最高等级的大仪舆，“高七尺一寸五分，广三尺六寸五分，深四尺八寸。重顶，高七寸五分。上层八角，下层四方，均黄髹，绘金云，垂以销金龙凤黄绮檐。每角饰以金凤，计十有二，上安钹花。金顶嵌珊瑚、青金、绿松等石。柱高四尺九寸，门端镂金云，左右牕榻绘金龙凤，中设黄髹宝倚。直轅二，各长丈五尺二寸；大横竿二，各长八尺一寸；小横竿四，各长三尺；肩竿八，各长五尺；撑竿二，各长二尺九寸，

1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八。

2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一，《皇帝法驾卤簿金辇》。

3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七，《皇太后·皇后仪驾》。

4 《国朝官史》卷十三。

5 《皇朝礼器图式》目录。

皆黄髹，两端饰金凤首尾”<sup>1</sup>。在形制纹样、体量高阔、舆土配备等各方面都与皇帝的金辇相差甚远。

倚虹堂的这乘金辇在皇太后乘坐当天，即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起居注》中称为“大安辇”。在几天后的皇家档案中即称之为“万寿辇”，并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内铺红毡、黄妆缎床套、貂皮坐褥，靠背、迎手也一应俱全，为便于观赏道路两侧的点景，又特意“安装玻璃二块”<sup>2</sup>，温暖而舒适。乾隆三十一年（1766）在正式载入《皇朝礼器图式》时，加以详尽说明：“皇太后六十万寿，上尊养祝厘，鸿仪备举，预涓吉日，自畅春园躬奉慈驾入宫。皇太后御金辇，明黄缎帷，绣寿字篆文，奉辇以二十八人。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万寿，礼亦如之。庆典攸隆，光昭奕祀，敬登简册，以冠仪驾之首。”<sup>3</sup>根据乾隆起居注的记载，三十六年皇太后八十万寿，也是乘坐万寿辇<sup>4</sup>。可见倚虹堂前的万寿辇是为这次庆典而首次特别增设，只在逢旬的大庆中才使用。通过《皇朝礼器图式》中皇帝的金辇与皇太后万寿辇的图样加以比较，发现最大差别是皇太后的万寿辇在明黄缎上绣篆书“寿”字，彰显出大寿的特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乾隆帝《起居注》对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乘坐金辇的记录，分别为“大安辇”、“步辇”、“万寿辇”。而《皇朝礼器图式》成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处于皇太后七旬大庆与八旬大庆之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显示出乾隆朝皇太后仪驾制度中万寿辇从临时增设到确立完善，进而制度化的进程。

## 2. 冰床与金八件

第二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冰河上的皇太后冰床与前导的皇家仪仗。西直门外是六十位卤簿护军，护军过后是前部大乐，前部大乐之后是由穿着红缎通织小团葵花袍的二十个旗尉，两人一组，执掌着金方几一、金交椅一、金瓶二、金洗一、金水盂一、金香合二、金炉二<sup>5</sup>，这些御用之物俗称金八件。之后是六位大臣。再后是导迎乐。

导迎乐之后是大臣十员，作为皇太后冰床的前导，分列左右。中央是一柄黄盖，一人擎执，二人护卫。又提炉官二人，走在冰床之前。随之，臣民跪迎的皇太后冰床终于出现。样式极为讲究，似冰上滑行的轿舆。底座硕大，上阔下收，正中安设四方委角的轿体，四面装饰四蝠捧寿图案，上方为团“寿”字，下方为长“寿”字。轿顶重檐，上起金顶，每面以一大两小的蓝色菊花纹样装饰，每角饰以金凤，上下两层各八，凤口衔明黄丝绦。而垂檐二层则以孔雀尾翎眼纹样装饰。冰床由二人在后面推动，另有人在侧旁掌控方向，后有百余人扈从〔图13〕。之后是皇家的后护，以三十名御前侍卫雁翅排列成第一道护卫，中央是手持豹尾枪者十人、旁为挎刀侍卫各五人，再外为佩弓矢囊鞬侍卫各五人，这三十人也是全图中身着黄马褂的唯一一组人员。相隔不远处是第二道护卫，由佩弓矢囊鞬者十六人组成，全部身着蟒袍、头戴蓝翎。从前部大乐到此为止皆为长河冰面上的活动。而第三道护卫在长河左岸，是由二十名佩弓矢囊鞬侍卫与两名手持黄龙大纛者组成的雁翅骑阵，殿后的是二十二名身着蟒袍的蓝翎侍卫雁翅骑阵。行进中的皇家仪仗到此终结，位置处于乐善园北官门东的小石桥。

1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七，《皇太后·皇后仪驾》。

2 三和：《奏请将万寿辇安设物品交奎仪卫收储片》，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销档 226-218。另见奏案 05-0117-085、奏案 05-0117-086。

3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二，《皇太后仪驾万寿辇》。

4 《起居注册》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丙辰，台北故宫图书馆藏。

5 参见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七。



图13 行进在长河冰面上的皇太后冰床

冰床前导的十员大臣，身着补服，佩戴素珠，与皇帝出行的前导大臣相比，缺少佩刀，应是等级较高的御前侍卫。“皇太后舆前，以侍卫前导”<sup>1</sup>。而皇帝出行，无论大驾卤簿还是法驾卤簿，均是“前引佩刀大臣十人”<sup>2</sup>，在王原祁等纂《万寿盛典初集》中记述康熙皇帝六旬大庆回宫时也是“内大臣十员，俱蟒袍补服，戴孔雀翎，挂素珠，佩刀”<sup>3</sup>。因而冰床前导的大臣、中央的黄盖、其后的提炉，冰床后的护从，属于皇太后的仪仗。

介于前部大乐与导迎乐之间的金八件，按照规定，还应有拂尘二，但却没有找到。最初以为画画人遗漏，随后检索史料，发现拂尘没有画出实属正常，因为在制度上明确规定“立夏始陈之，处暑后不用”<sup>4</sup>。这种规定与拂尘的实用性密切相联，扰人的飞蝇之类在处暑之后减少，更何况时值寒冬腊月，自然不需陈设。而金八件在皇帝的卤簿与皇太后的仪驾中均有配制，那么究竟属于谁？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画卷所绘金提炉、金香合、金洗、金水盂、金瓶较小，其上纹饰难以分辨，遂试图从金方几与金交椅上加以辨识。乾隆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金方几为“柎木髹以金，绘云龙”<sup>5</sup>，《皇朝礼器图式》中将金方几称“马杌”，为“柎质髹朱”，“面绘金双龙，间以流云”<sup>6</sup>，一说金色，一说朱色，相互矛盾，莫衷一是。在故宫收藏的绘本《皇朝礼器图》中，马杌为金色，而册页对开上的文字说明却是“柎质髹朱”，又相悖。联系到乾隆十三年对卤簿有诸多改定，以名符其实，“各如其仪”<sup>7</sup>，结合皇帝金方几的颜色与样式记述在《大清会典》工部制造库卷次中，应当不致出错，故以金色为是。但《皇朝文献通考》<sup>8</sup>《皇朝通志》<sup>9</sup>，都沿袭《皇朝礼器图式》“柎质髹朱”的说法。

1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七十。

2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三，《銮仪卫》。

3 《万寿盛典初集》，卷十一。

4 详见《皇朝礼器图式》，卷十，“皇帝大驾卤簿拂尘”图说。另见《清朝通志》，卷六十一，《卤簿》，《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四，《乘舆车旗卤簿》。

5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七，《工部·制造库》。

6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皇帝大驾卤簿马杌》。

7 康熙时期皇帝的金方几“木质朱漆，彩画金云龙”，详见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三十四。乾隆十三年的改定，参见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六十九。

8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四，《王礼考二十·乘舆车旗卤簿》。

9 《皇朝通志》，卷六十一，《器服略六·卤簿》。



图 14 皇太后的金交椅



图 15 慈宁门前的皇太后仪驾

而皇太后金方几在会典与图式中的记载分别是“木质髹以金，绘云凤”<sup>1</sup>，“木质涂金”，“面绘金龙凤，间以流云”<sup>2</sup>。可见同是金色，皇帝的方几，面绘金双龙，太后则绘金龙凤，仍不好辨别。最后终于在《皇朝礼器图式》上找到突破口，发现皇帝的交椅“柎质涂金……座面织黄丝，倚刻花草云龙文”<sup>3</sup>，太后的交椅“木质涂金……座面织明黄丝绦，倚刻龙凤”<sup>4</sup>，关键在于一个“绦”字。细观画卷所绘，交椅座面四垂黄色丝带，中有盘结，下端流苏，至此，金八件无疑为皇太后所用<sup>5</sup>。

### 3. 慈宁门前皇太后的仪驾

第四卷尾，在慈宁门外的中轴线上，陈列着皇太后仪驾。因为皇太后最高等级的礼仪大殿是慈宁宫，凡圣寿、元旦、冬至三大节，“内銮仪卫豫陈皇太后仪驾于慈宁门阶下至长信门外。掌仪司内监设中和韶乐于慈宁宫檐下，设丹陛大乐于长庆门内，俱北向”<sup>6</sup>。细观画卷，慈宁门阶下至长信门之间，正中排列着风轿一，两侧是由“内监擎执”<sup>7</sup>的金节二、黄花伞四、赤素方伞四，青、红、黄、白、黑五色九凤伞各二〔图 15〕。长信门内，是“龙凤黄扇四、龙凤赤扇四、黄雉尾扇四、赤雉尾扇四、五色龙凤旗十、卧瓜四、立瓜四、吾仗四”<sup>8</sup>。之后是仪舆与仪轿。长庆门前是丹陛大乐。与《大清会典》规定的皇太后仪驾在种类与数目上完全吻合。

1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七《工部·制造库》。

2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二，《皇太后仪驾马机》。

3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皇帝大驾卤簿交椅》。

4 《皇朝礼器图式》，卷十二，《皇太后仪驾交椅》。

5 乾隆元年奉敕撰，二十一年告成的《大清通礼》卷十七明确记载，皇太后三大节朝贺时，慈宁门阶下丹墀东西陈列拂二、香炉二、合二、盥盘一、盂一、饼二、倚一、几一，在拂二下特别注明“立夏陈列，处暑收”。

6 《国朝官史》，卷五。

7 “太后宫陈仪驾，均内监擎执。”详见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三，《銮仪卫》。

8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九十三，《銮仪卫》。



图16 长河一线的皇太后扈

### （三）黄龙大纛的隐喻象征

有关皇家仪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皇太后冰床的后护，其中有两组紧随冰床，另外两组布置在长河的左岸，这是为什么？有无隐喻象征？岸上第一组骑马侍卫所持的两面黄龙大纛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这是皇帝卤簿结束的象征〔图16〕。无论是大驾卤簿，还是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均配备黄龙大纛二作为卤簿的终结，在《皇朝礼器图》目录上有明确的标注，康熙《万寿图卷》与乾隆八旬《万寿图卷》中在皇帝卤簿的最后位置也被清晰地绘出。在皇太后四大卷《万寿图》画幅中始终没有出现皇帝与皇太后的形象，而是以卤簿象征皇帝，冰床与万寿辇象征皇太后，因而可以断定黄龙大纛是隐喻皇帝在岸上行走。

当天，“上奉皇太后至圣化寺、万寿寺、正觉寺拈香”<sup>1</sup>，这三座寺院都位居长河左岸。一路上乾隆皇帝奉太后前行，会依次先行到达寺院，迎候太后的到来，拈香完毕，待太后冰床启行后，再行。从畅春园至倚虹堂，皇帝是乘轿？还是骑行？皆有可能，史书上未见记载，但乘轿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从西直门外倚虹堂起，“上乘骑于辇前恭引”<sup>2</sup>，直到进入紫禁城。

特别需要说明，在第二卷中，皇帝的卤簿与皇太后的仪驾相互交错，不易分辨归类。长河冰面上的卤簿护军、前部大乐与导迎乐都是皇帝仪仗的组成部分。“凡乘輿出入及庆典，奏导迎乐。”<sup>3</sup>但介于前部大乐与导迎乐之间的金八件，又是皇太后的仪驾。在整个行进过程中虽然以皇帝的卤簿为主，但太后始终走在中央位置，为角，皇帝只是作为陪护，从而昭示出以孝治国的政治理念。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1 《乾隆帝起居注》，第10册，第358页，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癸未。

2 《乾隆帝起居注》，第10册，第358页，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癸未。

3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八，《乐部》。